

天才在左
瘋子在右



最新增補版

高銘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新版前言	009
第一版前言	013
角色問題	016
夢的真實性	021
四維蟲子	026
三隻小豬 —— 前篇：不存在的哥哥	033
三隻小豬 —— 後篇：多重人格	038
進化慣性	045
飛禽走獸	050
生命的盡頭	057
蘋果的味道	063
顛骨穿孔 —— 前篇：異能追尋者	071
顛骨穿孔 —— 後篇：如影隨形	077
生化奴隸	083
永遠，永遠	089
真正的世界	094
孤獨的守望者	102
雨默默的	108

生命之章	117
最後的撒旦	123
女人的星球	129
篇外篇：有關精神病的午後對談	136
死亡週刊	145
靈魂的尾巴	151
永生	158
鏡中	166
表面現象	172
迷失的旅行者 —— 前篇：精神傳輸	178
迷失的旅行者 —— 中篇：壓縮問題	187
迷失的旅行者 —— 後篇：回傳	198
永不停息的心臟	206
禁果	214
朝生暮死	220
預見未來	230
雙子	238
角度問題	246
人間五十年	255
轉世	262
第二個篇外篇：精神病科醫生	270
偽裝的文明	274

控制問題	282
大風	289
雙面人	295
滿足的條件	302
薩滿	309
偷取時間	316
盜屍者	324
棋子	331
誰是誰	340
靈魂深處	346
伴隨著月亮	352
剎那	357
新版後記：人生若只如初見	362
第一版後記：人生若只如初見	365



新版前言

前言：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六年了。

在寫下上一句話之前，我花了大約二十分鐘敲出一堆廢話來，甚麼感謝讀者啊，感謝大家喜愛啊一類的，後來想想，刪了。

我這是幹嗎啊，我幹嗎要去刻意說這些討好的話啊，我又不是打包賣心靈雞湯的。只有嚴謹認真地寫好內容才是對讀者最好的尊重，否則就算跪舔也一定會被罵的！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寫那些無用的客套話，那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本書的內容，而不是一個搖尾的前言或自序。

想到這些我沒啥壓力了。前言就照實話路子來，嗯，不卑不亢、心平氣和。

真·前言：

2009年8月17日的凌晨大約兩點半，我坐在桌前敲下了第一個字。也就是從那個字開始，猶如一個漫無邊際、奇妙的嶄新宇宙誕生般，許許多多沉寂在我記憶中的東西被喚醒並噴薄而出。它們既是物質也是光影，混雜糾纏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某種概念和意義，立體地呈現在我的眼前。在這之前我從未

想過該去怎麼看待那些記憶，也從未想過該去怎麼理解它們，因為我一直以為那只是一段記憶而已。但也許是憋了太久，又也許那陣兒實在太閒，所以我還是寫了。很意外，沒想到嘗試著寫出來的東西對我來說居然是最具有衝擊性的一次體會與解讀。這不由得讓我想到自己在《催眠師手記》第二季中寫下的一句話：語言和文字是一種思維病毒，因為它能改寫大腦迴路——包括自己。

相較而言，文字是語言的進化版，因為文字對語言有著某種膜拜式的演繹——賦予其更深刻的含義或者更發散性的暗示。每當意識到這點都會讓我覺得自己似乎不是坐在電腦前敲字，而是在從事某種宗教性的儀式。此時我的定位既是這場儀式的組織者，也是參與者，同時還是一名旁觀者。這是一種很奇妙的體會。

接下來的幾個月，那些文字被展示在更多人面前——被印製成了書。當然，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本書的問題。

出版後的幾年來，通過它我見識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認識了很多有趣的人，接觸到了很多有趣的想法，同時我也更好地認知了自己，也進一步認知了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很奇妙，寬廣而遼闊；這個世界很系統，嚴謹而規則。遺憾的是雖然我們身處於這個世界中，可大多數時候僅僅只能感受到其中的一點點罷了，更多的，我們則一無所知——你知道我在說甚麼嗎？是的，我們的認知具有普遍性的

狹義和片面。

記得在看《阿凡達》的時候我很羨慕那個星球的土著，他們無須做太多，只要把藏在自己小辮子裡的觸角（也許是別的甚麼器官）與靈魂之樹對接就可以感受到大多數地球人窮極一生都無法體會到的感受——與自然共鳴，從這個世界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本身，不必走彎路兜很大的圈子去幹點甚麼——靜坐辟穀隱居推測或者搞誰也看不懂的哲學，甚麼也不需要。而且我相信他們之間的情感交流也真摯得多，小辮子一對接甚麼都知道，想撒謊都沒可能。所以我猜他們的語言應該相對很簡單，至少無須那些感人肺腑的詞句和描繪，一切交給小辮子，保證準確無誤，標準心靈溝通。由此我覺得他們當中大概也很難產生精神病人吧，因為一切都能直接傳達，包括壓力、困惑、迷茫、不解、糾結。

而我們不行。

由於個體上的差異性，我們有著很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卻又沒有那根獨特的、藏著觸角的小辮子，所以我們只好全部寄託於語言來傳達思維。假如想讓更多人知道，那麼需要通過某種宗教性的儀式——文字來實現。這點上倒是和潘多拉星土著們與自然溝通的方式接近，我指儀式本身。

但即便使用文字我們也無法逾越體會上的差距，即不可能徹底感同身受。也許正是因此才會有精神病人。因為我們做不到徹底傳達出我們的壓力、困惑、迷茫、不解、糾結，於是

也就有了所謂的心結。所以，能夠從別人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是一種極其珍貴的……呃……詞窮了……該怎麼講？體驗？好吧，大概這意思吧，理解就好……你看，我現在就身處於表述的困局當中。

就是這個最初的原點，讓我產生了接觸精神病人的想法——我用了一種很笨的方法去體驗另外的視角。至於對與錯，好與壞，清晰與混亂，邏輯與無序，這些都不重要（我不是找他們來刷存在感的），重要的是某種近似乎宗教意識般的共鳴。我想要的，就是這個。

是的，一切並不是從2009年的8月17日凌晨開始的，而是更早，是從我對這個世界、對我們的認知、對其他角度的好奇而開始的。

至今仍是。

因此，在沉澱幾年後我寫下了那本書；因此，六年後有了這個第二版——把以前未完成的章節完成並加了進去；也因此，我絮絮叨叨地寫下了這個前言。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六年了。但我很清楚，一切還沒有結束，一切才剛剛開始。

2015年秋，雲南玉溪



第一版前言

「這個世界，究竟是甚麼樣的？」這是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

記得多年前，我曾經收到過一張生日賀卡，那上面寫了一句動人的話：最精彩的，其實就是世界本身。也就是看到這句話之後，我開始萌生環遊世界的想法，因為覺得有必要認識下自己生活的這個星球。也就是有了這個願望後不久，我想到了剛剛提到的問題：這個世界究竟是怎樣的。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和方式，用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尋找答案。但是我發現，誰也說不清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

就在我為此困惑不解的時候，某次聽一個身為精神科醫生的朋友說起了一些病例，然後好像明白了一些——為甚麼沒有人能說清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了。

道說：是人間；

佛說：是六道之一；

上帝說：是天堂和地獄之間的戰場；

哲學說：是無窮的辯證迷霧；

物理說：是基本粒子堆砌出來的聚合體；

人文說：是存在；

歷史說：是時間的累積。

很顯然，都有各自的解釋。

看來，這個世界是有無數面的不規則體。

於是我開始饒有興趣地問身邊那些熟悉的人：「在你看來，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不過我並沒得到態度認真的回答。

為甚麼呢？大概因為很少有人想過這個問題，也很少有人真的願意面對這個問題，畢竟大家都在忙著掙錢，找老婆，升職……很少有人在乎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更多的人對於我這種不忙著掙錢、不忙著找老婆、不忙著升職的行為表示不解，同時還半真半假地表示關注：你瘋了嗎？

那麼好吧，我決定去問另一個人群——「精神病患者」們，或者說，我們眼中的精神病人。我帶著複雜的心態，開始接觸這個特殊的群體，想知道他們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的。

精神病人也有迥異的性格和行為方式：有喜歡滔滔不絕的，有沒事找事的，有沉默的，有拐彎抹角的，這點跟大街上的眾生相沒甚麼區別。但是他們會做些我們不能理解的事情，會有我們從沒想過的觀點。他們的世界觀令人匪夷所思，他們以我們從未想到的角度觀察著這個世界。這也許就是為甚麼很多人認為精神病人難以溝通的原因吧。

我想，一些行為只看結果不見得能看明白，要是了解了成因就會好得多。於是，從那個決定之後，我利用業餘時間做一件事情——和精神病人接觸。

白駒過隙，四年後的某天中午，我突然決定結束了，停止我那因好奇而引發的接觸。

又是一年之後，我決定把自己零零碎碎整理過的那些東西寫出來……於是，現在，作為讀者，你從某個書架上找出這本書，並且翻到這一頁，才看到了我這段囉唆的自序。

非常希望在開始看這本書之前，你能接受我一個小小的建議：請撥開文字和表象的迷霧，更開闊地接觸這奇妙世界的本質。我更希望讀完這本書後，你能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有自己的思想很重要，甚至可以說，這個比甚麼都重要。

我只希望這本書是一扇窗，能讓你看到更多、更多的世界——其他角度的世界。我也希望有一天你能夠很坦然地說：「讓我來告訴你，在我眼中，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完成了後，我就不存在了嗎？」

「不，你繼續你的生活，即便當我的小說結束後，你依舊會繼續生活，只是讀者看不到了，因為關於你，我不會描述給讀者了。」

角色問題

他：「我只能說我同情你，但是並不可憐你，因為畢竟你是我創造出來的。」

我：「你怎麼創造我了？」

他：「你只是我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罷了，你的出現目的就在於為我——這本書的主角添加一些心理上的反應，然後帶動整個事情……嗯……我是說整個故事發展下去。」

我面前的他是一個妄想症患者，他認為自己是一部書的主角，同時也是作者。病史四年多了，三年前被送進醫院。藥物似乎對他無效，家人——他老婆都快放棄了。

由於他有過狂躁表現，所以我只帶了錄音筆進去，沒帶紙筆——或者任何有尖的東西，並且坐得也夠遠。我在桌子這頭，大約兩米距離之外，他在桌子那頭，手在下面不安地搓著。

他：「我知道這超出你的理解範圍了，但是這是事實。而且，你我的這段對話不會出現在小說裡。在那裡只是一帶而過，如某年某月某日，我在精神病院見了你，之後我想了些甚麼，大概就會是這樣。」

我：「你覺得這個真的是這樣的嗎？你怎麼證明我是你創造出的角色呢？說說看。」

他：「你寫小說會把所有角色的家底、身世說得很清楚給讀者看？」

我：「我沒寫過，不知道。」

他笑了：「你肯定不會。而且，我說明了，我現在的身份是這部小說的主角，我沉浸在整個故事裡，我的角色不是作者身份，也不能是作者身份。因為甚麼都清楚了讀者看著就沒意思了。如果我願意，可以知道你的身世，但是沒必要在小說裡描繪出來，那沒意義。我現在跟你交談，是情節的安排，只是具體內容除了書裡的幾個人，沒人知道。讀者也不知道，這只是大劇情裡面的一個小片段……」

我：「你知道你在這裡幾年了吧？」

他：「三年啊，很無聊啊這裡。」

我：「那麼你怎麼不讓時間過得快一點，打發過去這段時間呢？或者寫出個超人來救你走呢？外星人也可以。」

他大笑起來：「你真的太有意思了！小說的時間流逝，是遵從書中的自然規律的，三年在讀者面前只是幾行字甚至更短，但是小說裡面的人物都是老老實實地過了三年，中間戀愛結婚生孩子升職吵架吃喝嫖賭甚麼都沒耽誤。怎麼能讓小說的時間跳躍呢？我是主

角，就必須忍受這點無聊。至於你說的超人外星人甚麼的，很無聊，我這個不是科幻小說。」

我發現的確是他說的這樣，從他個人角度講，他的世界觀堅不可摧。

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這個世界是為了你而存在的，當你死了呢？這個世界還存在嗎？」

他：「當然存在了，只是讀者看不到了。如果我簡單地死掉了，有兩種可能：一、情節安排我該死了；二、我不是主角。而第一點，我現在不會死，小說還在寫呢。第二點嘛，我不用確定甚麼，我絕對就是，因為我就是作者。」

我：「你怎麼證明呢？」

他：「我想證明隨時可以，但是有必要嗎？從我的角度來說，證明本身就可笑。除非我覺得有必要。非要證明的話，可以，你可以現在殺我試試，你殺不了我的，門外的醫生會制止你，你可能會絆倒，也許衝過來的時候心臟病發作了，或者你根本打不過我，反而差點被我殺了……就是這樣。」

我：「這是本甚麼小說？」

他：「描寫一些人的情感那類的，有些時候很平淡，但是很動人，平淡的事情才能讓人有投入感，才會動人，對吧？」

我：「那麼，你愛你老婆嗎？」

他：「當然了，我是這麼寫的。」

我：「孩子呢？」

他有些不耐煩：「這種問題……還用問嗎？」

我：「不，我的意思是，你對他們的感情，是情節的設置和需要，並不是你自發的，對吧？」

他：「你的邏輯怎麼又混亂了？我是主角，他們是主角的家人，我對他們的感情當然是真摯的。」

我：「那你三年前為甚麼要企圖殺了你的孩子？」

他：「我沒殺。只是做個樣子，好送我來這裡。」

我：「你是說你假裝要那麼做？為了來這裡？」

他：「我知道沒人信，隨便吧，但那是必須做的，沒讀者喜歡看平淡的流水賬，應該有個高潮。」

我決定違反規定刺激他一下：「如果你在醫院期間，你老婆出軌了呢？」

他：「情節沒有這個設定。」

我：「你肯定。」

他笑了：「你這個人啊……」

我不失時機：「你承認我是人了？而不是你設定的角色了？」

他：「我設定你的角色就是人，而且你完成了你要做的。」

我：「我做甚麼？」

他：「讓我的思緒波動。」

我似乎掉到他的圈套裡了：「完成了後，我就不存在了嗎？」

他：「不，你繼續你的生活，即便當我的小說結束後，你依舊會繼續生活，只是讀者看不到了，因為關於你，我不會描述給讀者了。」

我：「那這個小說，你的最後結局是甚麼？」

他：「嗯……這是個問題，我還沒想好……」

我：「甚麼時候寫完？」

他：「寫完了你也不會知道，因為那是這個世界之外的事情了，超出你的理解範圍，你怎麼會知道寫完了呢？」

我：……

他饒有興趣地看著我：「跟你聊天很好，謝謝，我快到時間了。」說完他眨了眨眼。

那次談話就這麼結束了。之後我又去過兩次，他不再對我說這些，轉而山南海北地閒聊。不過那以後沒多久，聽說他有所好轉，半年多後，出院觀察了。出院那天我正好沒事就去了，他跟他的主治醫師和家人朋友談笑風生，沒怎麼理我。臨走時，他漫不經心地走到我身邊，低聲快速地說：「還記得第一次那張桌子嗎？去看看桌子背面。」說完狡猾地笑了。

費了好大勁我才找到我和他第一次會面的那張桌子。我趴下去看桌子底下，上面有很多指甲的劃痕，依稀能辨認出歪歪斜斜的幾個字。

那是他和我第一次見面的日期，以及一句話：半年後離開。

過後很久，我眼前還會浮現出他最後那狡猾的笑容。

「我告訴過你的，一年前的時候，他拉著我跳樓，每次都是剛剛跳我就醒了。最近一年醒得越來越晚了。」

夢的真實性

跟這個女患者接觸花了很長時間，很多次之後才能真正坐下來交談，因為她整日生活在恐懼中，她不相信任何人——家人、男朋友、好友、醫生、心理專家，一律不信。

她的恐懼來自她的夢境。

因為她很安全，沒有任何威脅性（反覆親自觀察的結果，我不信別人的觀察報告，危及我人身安全的事情，還是自己觀察比較靠譜），所以那次錄音筆、紙張、鉛筆我帶得一應俱全。

我：「昨天你做夢了嗎？」

她：「我沒睡。」

她臉上的神態不是疲憊，而是警覺和長時間睡眠不足造成的蒼白以及瀕臨崩潰——有點歇斯底裡的前兆。

我：「怕做夢？」我有點後悔今天來了，所以決定小心翼翼地

對話。

她：「嗯。」

我：「前天呢？睡了嗎？」

她：「睡了。」

我：「睡得好嗎？」

她：「不好。」

我：「做夢了？」

她：「嗯。」

我：「能告訴我夢見甚麼了嗎？」

她：「還是繼續那些。」

在我第一次看她的夢境描述記錄的時候，我承認我有點吃驚，因為她記得自己從小到大的大多數夢境。而且據她自己說都是延續性的夢，也就是說，她夢裡的生活基本上和現實一樣，是隨著時間流逝、因果關係而連貫的。最初她的問題在於經常把夢裡的事情當作現實，後來她逐漸接受了「兩個世界」——現實生活和夢境生活。而現在的問題嚴重了，她的夢越來越恐怖，最要命的是，也是連續性的。想想看，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恐怖連續劇。

我：「你知道我是來幫你的，你能告訴我最近一個月發生的事情嗎？」我指的是在她的夢裡。

她咬著嘴唇，猶疑了好一會兒才緩緩地點了下頭。

我：「好。那麼，都發生了甚麼呢？」

她：「還記得影子先生嗎？我發現他不是來幫我的。」

這句話讓我很震驚。

影子先生是存在於她夢裡除自己外唯一的人。衣著和樣子看不清，總以模糊的形象出現。而且，影子先生經常救她。最初我以為影子先生是患者對現實中某個仰慕男性的情感寄託，後來經過幾次專業人士對她的催眠後，發現不是這樣，影子先生只是實實在在的夢中人物。

我：「影子先生……不是救你的人嗎？」

她：「不是。」

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她：「他已經開始拉著我跳樓了。」

我稍稍鬆了口氣：「是為了救你逃脫吧？原來不是有過嗎？」

她：「不是，我發現了他的真實目的。」

我：「甚麼目的？」

她：「他想讓我和他死在一起。」

我克制著自己的反應，用了個小花招——重複她最後一個短語：「死在一起？」

她：「對。」

我不去追問，等著。

她：「我告訴過你的，一年前的時候，他拉著我跳樓，每次都是剛剛跳我就醒了。最近一年醒得越來越晚了。」

我：「你是說……」

她好像鼓足勇氣似的深吸了一口氣：「每次都是他拉著我跳同一棟樓，最開始我沒發現，後來我發現了，因為那棟樓其中一層的

一個房間有個巨大的吊燈。剛開始的時候我剛跳就醒了，後來每一次跳下來，都比上一次低幾層才能醒過來。」

我：「你的意思是，直到你注意到那個吊燈的時候你才留意每次都醒得晚了幾層，在同一棟樓？」

她：「嗯。」

我：「都是你說的那個 40 多層的樓嗎？」

她：「每一次。」

我：「那個有吊燈的房間在幾層？」

她：「35 層。」

我：「每次都能看到那扇窗？」

她：「不是一扇窗，每次跳的位置不一樣，但是那個樓的房間有很多窗戶，所以後來每一次從一個新位置跳下去，我都會留意 35 層，我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到那個巨大的吊燈。」

我：「現在到幾層才會醒？」

她：「已經快一半了。」

我：……

她：「我能看到地面離我越來越近，他拉著我的手，在我耳邊笑。」

我有點坐立不安：「不是每次都能夢見跳樓吧？」

她：「不是。」

我：「那麼他還救你嗎？」

她恐懼地看著我：「他是怪物，他認得所有的路、所有的門、所有的出口入口。只要他拉住我的手，我就沒辦法鬆開，只能跟著他跑，喊不出來，也不能說話，跑到那棟樓樓頂，跟著他縱身跳下去。」

如果不是徹底調查過她身邊的每一個男性，如果不是有過那幾次催眠，我幾乎就認為她在生活中被男人虐待過。那樣的話，事情倒簡單了。說實話，我真的希望事情是那麼簡單。

我：「你現在還是看不清影子先生嗎？」

她：「跳樓的瞬間，能看清一點。」

我盤算著身邊有沒有人認識那種專門畫犯人容貌的高手。

我：「他長甚麼樣子？」

她再次充滿恐懼地回答：「那不是人的臉……不是人的臉……不是……」

我知道事情不好，她要發病了，趕緊岔開話題：「你喝水嗎？」

她看著我愣了好一陣兒才回過神來：「不要。」

那次談話後不久，她再次入院了。醫院特地安排了她的睡眠觀察，報告出人意料：她大多數睡眠都是無夢的睡眠，真正做夢的時候，不超過兩分鐘，她做夢的同時，身體開始痙攣，體表出汗，體溫升高，然後就會醒——驚醒。幾乎每次都是這樣。

最後一次和她談話，我還是問了那個人的長相。

她克制著強烈的恐懼告訴我：「影子先生的五官，在不停地變換著形狀，彷彿很多人的面孔，快速地交替浮現在同一張臉上。」

「我們並不是絕對的四維生物，我們只能順著時間流推進，不能逆反，而它不是。」

四維蟲子

他：「你好。」

我：「你好。」

他有著同齡人少有的鎮定，還多少帶點漫不經心的神態。但眼睛裡透露出的信息卻是一種渴望，對交流的渴望。

如果把我接觸的患者統計出一個帶給我痛苦程度排名的話，那麼這位絕對可以躋身前五名。而他只是一個 17 歲的少年。

多達七次的接觸失敗後，我不得不花大約兩週的時間四處奔波——忙於去圖書館，拜會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還聽那些我會睡著的物理講座，並且抽空看了量子物理的基礎書籍。我必須這麼做，否則我沒辦法和他交流，因為聽不懂。

在經過痛苦惡補和硬著頭皮的閱讀後，我再次坐到了他面前。

由於他未成年，所以每次和他見面都有他的父親或母親在他身後不遠的地方坐著，同時承諾：不做任何影響我們交談的事情，包

括發出聲音。

我身後則坐著一位我搬來的外援：一位年輕的量子物理學教授。
在少年的注視下，我按下了錄音筆的開關。

他：「你怎麼沒帶陳教授來？」

我：「陳教授去醫院檢查身體了，所以不能來。」

陳教授是一位物理學家——我曾經搬來的救兵，但是效果並不如我想像的好。

他：「哦，我說的那些書你看了沒？」

我：「我時間上沒有你充裕，看的不多，但是還是認真看了一些。」

他：「哦……那麼，你是不是能理解我說的四維生物了？」

我努力在大腦裡搜索著：「嗯……不完全理解，第四維是指時間對吧？」

他：「對。」看得出他興致高了點兒。

我：「我們是生活在物理長、寬、高裡面的三維生物，同時也經歷著時間軸在……」

他不耐煩地打斷我：「物理三維是長寬高？物理三維是長度、溫度、數量！不是長寬高！長度裡面包括長寬高！！！」*

他說得沒錯，我努力讓自己的記憶和情緒恢復常態，沒想到自己居然會有點緊張。

他：「要不你再回去看看書吧。」他絲毫不客氣地打算轟我走。

* 物理中的四維是指長度、數量、溫度、時間。

我：「其實你知道的，我並沒有那麼好的記憶力，而且我才接觸這些，但是我的確看了。我承認我聽某些課的時候睡著了，但我還是盡力地聽了很多，還有筆記。」說著我掏出自己這段時間做的有關物理的筆記放在他面前。

這時候坦誠是最有效的辦法，他情緒緩和了很多。

他：「好吧，我知道你很想了解我說的，所以我不想難為你，盡可能用你能聽懂的方式告訴你。」

我：「謝謝。」

他：「其實我們都是四維生物，除了空間外，在時間軸上我們也存在，只是必須遵從時間流的規律……這個你聽得懂吧？」

我：「聽得懂……」

我身後的量子物理學教授小聲提醒我：「就是因果關係。」

他：「對，就是因果關係。先要去按下開關，錄音才會開始，如果沒人按，錄音不會開始。所以說，我們並不是絕對的四維生物，我們只能順著時間流推進，不能逆反，而它不是。」

我：「它，是指你說過的『絕對四維生物』嗎？」

他：「嗯，它是真正存在於四維中的生物，四維對它來說，就像我們生活在三維空間一樣。也就是說，它身體的一部分不是三維結構性的，是非物質的。」

我：「這個我不明白。」

他笑了：「你想像一下，如果把時間劃分成段的話，那麼在每個時間段人類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能理解嗎？」

我目瞪口呆。

量子物理學教授：「你說的是生物界假設的絕對生物吧？」

他：「嗯……應該不是，絕對生物可以無視任何環境條件生存，超越了環境界限生存，但是四維生物的界限比那個大，可以不考慮因果。」

量子物理學教授：「具有量子力學特性的？」

他：「是這樣。」

我：「這都是甚麼意思？我沒聽明白。」這部分的幾堂入門課我都是一開始就睡了。

量子物理學教授：「說清這個問題太難了，很不負責地這麼簡單說吧，就是兩個互不關聯的粒子單元，也許遠隔萬里卻能相互作用……我估計你還是沒聽懂。」

我隱約記得跟某位量子物理學家談的時候對方提到過，但是此時腦子卻無比混亂。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這次談話可能會失敗。

少年接過話頭：「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你在這裡，不需要任何設備和輔助，操縱家裡的一支畫筆在畫畫，完全按照你的意願畫，或者像在電腦上傳文件一樣，把一個三維物體發給遠方的別人。」

我：「那是怎麼做到的呢？」

量子物理學教授：「不知道，這就是量子力學的特性，也是全球頂尖量子物理工作室都在研究的問題。你是怎麼知道的？」後面的話是對少年說的。

他：「四維生物告訴我的，還有看書看到的。」

我：「你說的那個四維生物，在哪兒？」

他：「我前面說過了，它的部分組成是非物質性的，只能感

覺到。」

我：「你是說，它找到你，跟你說了這些並且告訴你看甚麼書？」

他：「書是我自己找來看的，因為我不能理解它給我的感覺，所以我就找那些書看。」

他說的那些書目我見到了，有些甚至是英文學術雜誌。一個高中生，整天抱著專業詞典一點一點去讀，就為了讀懂那些專業雜誌刊登的專業論文。

我：「可是你怎麼能證實你的感覺是正確的，或者說你怎麼能證明有誰給你感覺了呢？」

他冷冷地看著我：「不用很遠，只倒退一百多年，你對一個當時頂尖的物理學家說你拿著一個沒有巴掌大、沒一本書厚的東西就可以跟遠方的人通話，而這要靠圍著地球轉的衛星和你手機裡那個跟指甲一樣大小的卡片；你可以坐在一個小屏幕前跟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交談，而且還不需要任何連接線；你看地球另一邊的球賽只需要按下電視遙控器。他會怎麼想？他會認為你一定是瘋子！因為那超出當時任何學科的範疇了，列在不可理喻的行列，對嗎？」

我：「但你說的是感覺。」

他：「那只是個詞，發現量子之前沒人知道量子該叫甚麼，大多叫作能量甚麼的。你的思維，還是慣有的物質世界，那是三維的！我要告訴你的是『四維』，非得用三維框架來描述，我覺得我們沒辦法溝通。」他再次表示我該滾蛋了。

量子物理學教授：「你能告訴我那個四維生物還告訴你甚麼了嗎？」

「是絕對四維生物。」他不耐煩地糾正。

量子物理學教授：「對，它還給你甚麼感覺了？」

他：「它對我的看法。」

我：「是怎麼樣的呢？」

他嚴肅地轉向我：「應該是我們，是對我們的看法。我們對它來說不是現在的樣子，因為它的眼界跨越了時間，所以在它看來，我們都是跟蠕動的蟲子一樣的東西。」

我忍不住回頭和量子物理學教授對看了一眼。

他：「你可以想像得出來，跨越時間地看，我們是一個很長很長的蟲子怪物，從床上延伸到大街上，延伸到學校，延伸到公司，延伸到商場，延伸到好多地方。因為我們的動作在每個時間段都是不同的，所以跨越時間來看，我們都是一條條蟲子。從某一個時間段開始，到某一個時間段結束。」

我和量子物理學教授都呆呆地聽著他說。

他：「絕對四維生物可以先看到我們死亡，再看到我們出生，沒有前後因果。其實這個我很早就理解了：時間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們。」

他一字一句地說完後，任憑我們怎麼問也不再回答了。

那次談話基本上還是以失敗告終。

不久後，少年接受了一次特地為他安排的量子物理考試，結果很糟。不知道為甚麼，我聽了有些失望。如果，他真的是個天才，

那麼他也只能是一百年後，甚至更遙遠未來的天才，而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我是說時間段落？也許吧。

我至今依舊很想知道，那個所謂的「絕對四維生物」是甚麼樣子。它恐怖嗎？我可能永遠沒辦法知道了，即便那是真的。

寫到這裡的時候，莫名地想起歌德說過的一句話：真理屬於人類，謬誤屬於時代。

「她」在熟睡中似乎被誰叫醒了。

「她」雙臂緊緊地環抱著自己的雙肩，而同時，臉上的表情瞬間變了。

三隻小豬 —— 前篇：不存在的哥哥

很多心理障礙患者都是在小的時候受到過各式各樣的心理創傷，有些創傷的成因在成人看來似乎不算甚麼。多數時候，在孩子的眼中，周邊的環境、成人的行為所帶來的影響都被放大了，有些甚至是扭曲的。有些人因此得到了常人得不到的能力——即便那不是他們希望的。

坐在我面前的這個患者是個五大三粗的男人，又高又壯，五官長得還挺愣，但是說話卻細聲軟語的，弄得我最初和他接觸時總是適應不了。不過通過反覆觀察，我發現我應該稱呼為「她」更合適。我文筆不好沒辦法形容，但是相信我吧，用「她」是最適合的。

我：「不好意思，上週我有點事沒能來，你在這裡還住得慣嗎？」

「她」：「嗯，還好，就是夜裡有點怕，不過幸好哥哥在。」

「她」認為自己有個哥哥，實際上沒有——或者說很早就夭折了，在「她」出生之前。但麻煩的是，「她」在小時候知道了曾經有過哥哥後，逐漸開始堅信自己有個很會體貼照顧自己的哥哥，而「她」是妹妹。在「她」殺了和自己同居的男友後，「她」堅持說是哥哥幫「她」殺的。

我：「按照你的說法，你哥哥也來了？」話是我自己說的，但是依舊感覺有一絲寒意從脊背慢慢爬上來。

「她」微笑：「對啊，哥哥對我最好了，所以他一定會陪著我。」

我：「你能告訴我他現在在哪兒嗎？」

「她」：「我不知道哥哥去哪兒了，但是哥哥會來找我的。」

我覺得冷颼颼的，忍不住看了下四周灰色斑駁的水泥牆。

我：「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誰殺了你男友，還是你哥哥殺了你男友，還是你哥哥讓你這麼做的？」

「她」低著頭咬著下唇沉默了。

我：「你自己也知道，這件事不管怎麼說，都有你的責任，所以我跟你談了這麼多次。如果你不說，這樣下去會很麻煩。如果你不能證明你哥哥參與了這件事，我想我不會再來了，我真的幫不了你。你希望這樣嗎？」我盡可能地用緩和的語氣誘導，而不是逼迫。

「她」終於抬起頭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不知道為甚麼你們都不相信，我真的有個哥哥，但是他不說話就好像沒人能看見他一樣，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了，但是求求你真的要相信我好嗎？」說完「她」哭了起來。

我翻了半天，沒找到紙巾，所以只好看著「她」在那裡哭。「她」哭的時候總是很小的聲音，捂著臉輕輕地抽泣。

等「她」稍微好了一點，我繼續問：「你能告訴我你哥哥甚麼時候才會出現嗎？也就是說，他甚麼時候才會說話。」

「她」慢慢擦著眼角的淚：「夜裡，夜裡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他會來。」

我：「他都說些甚麼？」

「她」：「他告訴我別害怕，他說他會在我身邊。」

我：「在你夢裡嗎？」

「她」：「不經常，哥哥能到我的夢裡去，但是他很少去，說那樣不好。」

我：「你是說，他真的會出現在你身邊？」

「她」：「嗯，男朋友見過我哥哥。」

我：「是做夢還是親眼看見？」

「她」：「親眼看見。」

我努力鎮定下來對她強調調查來的事實：「你的母親、所有的親戚、鄰居，都異口同聲地說你哥哥在你出生兩年前就夭折了。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她」：「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這麼說。」

我：「除了你，你家人誰還見過你哥哥嗎？」

「她」：「媽媽見過哥哥，還經常說哥哥比我好，不淘氣，不要這個那個，說哥哥比我聽話。」

我：「甚麼時候跟你說的？」

「她」：「我小的時候。」

我：「是不是每次你淘氣或者不聽話的時候才這麼說？」

「她」：「我記不清了，好像不完全是，如果只是氣話，我聽得出來。」

我：「《三隻小豬》的故事是你哥哥告訴你的？」

「她」：「嗯，我小時候很喜歡他講這個故事給我聽。」

在這次談話前不久，對「她」有過一次催眠，進入狀態後，整個過程「她」都是在反覆講《三隻小豬》的故事，不接受任何提問，也不回答任何問題，自己一邊講一邊笑。錄音我聽了，似乎有隱藏的東西在裡面，但我死活沒想明白是甚麼。那份記錄現在在我手裡。

我：「你哥哥甚麼時候開始講這個故事給你聽的？」

「她」：「在我第一次見到哥哥的時候，那時候我好高興啊，他陪我說話，陪我玩，給我講《三隻小豬》的故事。說它們一起對抗大灰狼，很團結，尤其是老三，很聰明……」

「她」開始不管不顧地講這個故事，聽的時候我一直在觀察。突然，好像甚麼東西在我腦子裡閃現了一下，我努力去捕捉。猛然間，明白了！我漏了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個時候我才徹底醒悟過來。在急不可待地翻看了手頭的資料後，我想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等「她」講完故事後，我又胡扯了幾句就離開了。

幾天後，我拿到了對「她」做的全天候觀察錄像。

我快速地播放著，急著證實我判斷的是否正確。

畫面上顯示前兩天的夜裡一切都正常。在第三天，「她」在熟睡中似乎被誰叫醒了。「她」努力揉著眼睛，先是愣了一下，接著興奮地起身撲向甚麼，然後「她」雙臂緊緊地環抱著自己的雙肩，而同時，臉上的表情瞬間變了。

看得出那是一個男人，完全符合他身體相貌感覺的一個男人，那是他。

我點上了一根煙，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後面的畫面已經不重要了，看不看無所謂了。

「她」沒有第六感，也沒有鬼怪的跟隨，當然也沒有甚麼所謂的哥哥。

「她」那不存在的哥哥，就是「她」的多重人格。

「你說的怪物，是怎麼進來的？我費解這種……這種，人格入侵？解釋不通。」

三隻小豬 —— 後篇：多重人格

大約一個月後，患者體內「她」的性格突然消失了，而且還是在剛剛開始藥物治療的情況下。從時間上看，我不認為那是藥物生效了。

這種事情很少發生，所以我想再次面對患者。雖然我反覆強調我從沒面對過他，但我還是再度坐到了患者面前——即便那不是同一個人。

通過幾次和他的接觸，我發現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理智、冷靜，就這點來說，和失蹤的「她」倒是互補。還有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多重人格。

現在我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她」真的不在了倒好說了，因為犯罪的是這個男人，那麼他應該接受法律制裁。如果「她」還在，任何懲罰就都會是針對兩個人的——我是說兩種人格的，這樣似乎不是很合理。這麼說的原因是我個人基於情感上的邏輯，如果非得

用法律來講……這個也不好講，大多數國家對此都是比較空白的狀態。反正我要做的是，確定他的統一，這樣有可能便於對他定罪，而不是真的去找到「她」。

他：「我們這是第五次見面了吧？」

我算了下：「對，第五次了。」

他：「你還需要確定幾次？」

我：「嗯……可能兩到三次吧？」

他：「這麼久……」

我：「你很急於被法律制裁？」

他：「是。」

我：「為甚麼？」

他笑了：「因為我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並且知道不能挽回任何事情，但是我的內心又非常痛苦，所以真心期盼著對我的懲罰，好讓我早點兒脫離這種懺悔的痛苦。這理由成立嗎？」

我沒笑，冷冷地看著他。

他：「別那麼嚴肅，難道你希望我裝作神經病，然後逃脫法律制裁？」

我：「是精神病，你也許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你可以利用所有盡心盡職的醫生和心理醫師，但是即便你成功地活下來了，你終有一天也逃脫不了良心的制裁。」

他：「為甚麼要裝聖人呢？你們為甚麼不藉著這個機會殺了我呢？說我一切正常，是喪心病狂的殺人犯不就可以了嗎？」

我：「我們不是聖人，但是我們會盡本分，而不是由著感情下定義。」

他沉默了。

過了好一會兒，他抬起頭看著我：「我把她殺了。」

我依舊冷冷地看著他，但是，強烈的憤懣就是我當時全部的情緒。

他也在看著我。

幾分鐘後，我冷靜下來了。我發現一個問題：他為甚麼會急於被法律制裁？他應該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罪行結局肯定是死刑，那麼他為甚麼這麼期盼著死呢？

我：「說吧，你的動機。」

他咧開嘴笑了：「你夠聰明，被你看穿了。」

我並沒他說得那麼聰明，但是這點邏輯分析我還是有的。

如果他不殺了她，那麼他們共用一個身體就構成了多重人格。多重人格這種比較特殊的「病例」肯定是量刑考慮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最終的判決結果極可能會有利於他。但是現在他卻殺了她，也就是說，不管甚麼手段，人格上獲得統一。統一了就可以獨自操控這個身體，但是統一之後的法律定罪明顯會對他不不利，他為甚麼要這麼做？為了死？這違背了常理。這就好比一個人一門心思先造反再打仗，很幸運地奪取了天下卻不是為了當皇帝而是為了徹底毀滅這個國家一樣荒謬。而且，從經驗上來講，如果看不到動機，那麼一定會在更深的地方藏有更大的動機。這就是我疑惑的最根本所在。

我：「告訴我吧，你的動機。」

他認真地看了我一會兒，歎了口氣：「如果我說了，你能幫助我死嗎？」

我：「我沒辦法給你這個保證，即便那是你我都希望的，我也不能那麼做。」

他嚴肅地看著我，不再嬉皮笑臉：「你知道我為甚麼喜歡給她講《三隻小豬》的故事嗎？」

我：「這裡面有原因嗎？」

他沒正面回答我：「我即將告訴你的，是真實的。雖然你可能会覺得很離奇，但是我認為你還是會相信，所以我選擇告訴你。不過在那之前，你能把錄音關了嗎？」

我：「對不起我必須開著，理由你知道。」

他又歎了口氣：「好吧……我告訴你所有的。」

我拿起筆，準備好了記下重點。

他：「也許你只看到了我和她，但是我想讓你知道，我們曾經是三個人。最初的他，已經死了，不是我殺死的。」

我抬起頭看著他。

他舔了舔嘴唇繼續說：「我給你講個真實版《三隻小豬》的故事吧。三隻小豬住在一棟很大的宮殿裡，開始的生活很快樂，大家各自做各自擅長的事情。有一天其中的兩隻小豬發現一個可怕的怪物進來了，於是那兩隻小豬一起和怪物搏鬥，但是怪物太強大了，一隻小豬死掉了。在死前，他告訴參加搏鬥的兄弟，希望他能打敗怪物，保護最小的那隻小豬。此時最小的那隻小豬還不知道怪物的存在。於是沒有戰死的這隻小豬利用宮殿的複雜結構和怪物周旋，



同時還要保護最小的那隻小豬，甚至依舊隱瞞著怪物的存在，這樣過去了很久。但是，他太弱了，根本不可能戰勝怪物。而怪物一天天地越來越強大，以至於他一切工作都不能再做了，專心地和怪物周旋。有一天，怪物佔據了宮殿最重要的一個房間，雖然最後終於被引出去了，但是那個重要的房間還是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宮殿出了問題，事情再也藏不住了。但是最小的那隻小豬很天真，不懂到底是怎麼了，於是肩負囑託的那隻小豬撒謊說宮殿在維修，就快沒事了。他還在盡可能地保護著她，並且經常會利用很短的一點時間去看望、安慰最小的那隻小豬，不讓她知道殘酷的真相……這不是一個喜劇……終於怪物還是發現了最小的那隻小豬，並且殺死了她……最後那隻，也是唯一的那隻小豬發誓不惜一切代價復仇，他決定要燒毀這座宮殿，和怪物同歸於盡……這就是《三隻小豬》真正的故事。」

他雖然表情平靜地看著我，但是眼裡含著淚水。

我坐在那裡，完全忘了自己一個字都沒有記，就那麼坐在那裡聽完。

他：「這就是我的動機。」

我努力讓自己的思維回到理智上：「但是你妹妹……但是她沒有提到過有兩個哥哥……」

他：「他死的時候，她很小，還分不太清楚我們，而且我們很像……」

我：「呃……這不合情理，沒有必要分裂出和自己很像的人格來。」

他：「因為他寂寞，父親死於醉酒，這不是甚麼光榮的事情，

他身邊的人都不同情他，反而嘲笑他，所以他創造了我。他發誓將來會對自己的小孩很好，但是他等不及了，所以單純的她才會在我之後出現。」

我：「你說的怪物，是怎麼進來的？我費解這種……這種，人格入侵？解釋不通。」

他：「不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了……也許這是一個噩夢吧？」

其實茫然的是我，我不知道該說甚麼好。

他：「我明白這聽上去可能很可笑，自己陪伴自己，自己疼愛自己。但是如果你是我，你不會覺得可笑。」

我覺得嘴巴很乾，嗓子也有點啞：「嗯……如果……你能讓那個怪物……成為性格浮現出來，也許我們有辦法治療……」我知道我說得很沒底氣。

他微笑地看著我：「那是殘忍的野獸，而且我也只選擇復仇。」

我：「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他：「很荒謬是吧？但是我覺得很悲哀。」

我近乎偏執地企圖安慰他：「如果是真的，我想我們可能會有辦法的。」

我明白這話說得有多蒼白，但是我的確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說甚麼。

不久後，就在我絞盡腦汁考慮該怎麼寫下這些的時候，得知他自殺了。

據當時在場的人說，他沒有徵兆地突然用頭拚命地撞牆，直到

鮮血淋漓地癱倒在地上。

他用他的方式告訴我，他沒有說謊，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瘋了。

經歷這個事件後，時常有個問題會困擾著我：真實的界限到底是怎樣的？有沒有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界定？該拿甚麼去衡量呢？

我始終記得他在我錄音筆裡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好想再看看藍天。」

「就是這樣，在整個人類社會號召下，大家自覺開始選擇，想回歸的就回歸，不想要的就繼續在城市，多好啊。」

進化慣性

他：「我說的不是推翻，而是能不能嘗試。當然了，如果有人不喜歡，那他可以自行選擇。不過我推薦這種新的生活方式，誰說就非得按照慣性生活下去了？我覺得這沒有甚麼不可以的，為甚麼你不試試看呢？假設你住在一個四通八達的路口，你每天下班總是會走某一條路，那是因為你習慣了，對吧？你應該嘗試一下走別的路回家。也許那條路上美女更多，也許會有飛碟飛過，也許會有更好看的街景……新的選擇對於生活方式也一樣，你應該擺脫慣性，試試新的方式，不要遵從自己已經養成的習慣。習慣不見得都是好的，例如抽煙就不是好習慣，而且習慣下面隱藏的東西更複雜。比方說週末大家都去酒吧，有人會說那是習慣，其實是為了溝女……習慣只是個藉口，不是理由，對吧？所以我真的覺得你有必要改變一下習慣。」

眼前這位患者的邏輯思維、世界觀和我完全不是一個次元

的——我是說視角。他已經用了將近三個小時表達自己的思想，並且堅定自己的信念，同時還企圖說服我。總之是一種偏執的狀態。

我：「剛剛你說的我可以接受，但是貌似你所要改變的根本，比這個複雜，這不是一個人的事，牽動整個社會，甚至牽動了整個人類文明。」

他：「人類文明怎麼了？很高貴？不能改變？誰說的？神說的，人說的？人說的吧！那就好辦了，我還以為是神說的呢！」

我鬱悶地看著他。

他：「你真的應該嘗試，你不嘗試怎麼知道好壞呢？」

我：「聽你說，我基本算是嘗試了啊。你已經說得夠多了。」

他：「你為甚麼不進一步嘗試呢？」

我：「一盤菜端上來，我用不著全吃了才能判斷出這盤菜餿了吧。」

他：「嗯……我明白你的顧慮了。這樣吧，我從基礎給你講起？」

我苦笑著點了下頭。

他：「首先，你不覺得你的生活、你的周圍都很奇怪嗎？」

我：「怎麼奇怪了？」

他：「你要上班，你得工作，你跟同事吃飯聊天、打情罵俏，然後你下班，趕路約會回家或者去酒吧，要不你就打球唱歌洗

澡……這些多奇怪啊？」

我：「我還是沒聽出哪兒奇怪來。」

他：「那好吧，我問你，你為甚麼那麼做？」

我：「欸？」說實話，我被問得一愣。

他：「現在明白了吧？」

我：「不是很明白……我覺得那是我的生活啊。」

他一臉很崩潰的表情，我認為那是我才應該有的表情。

他：「你沒看清本質。我來順著這根線索展開啊，你這麼做，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對吧？為甚麼大家都這麼做呢？因為我們身處社會當中，對吧？為甚麼會身處社會當中呢？因為這幾千年都是這樣的，對吧？為甚麼這幾千年都是這樣的呢？因為從十幾萬年前，我們就是群居的。為甚麼要群居呢？因為我們個體不夠強大，所以我們聚集在一起彼此保護，也多了生存機會。一個猿人放哨，剩下的猿人採集啊、捕魚啊甚麼的。這時候老虎來了，放哨的看見了就吼，大家聽見吼聲都不幹活、全上樹了，安全了。後來大家一起研究出了武器，甚麼投石啊、甚麼石矛啊、甚麼弓箭啊，於是大家一起去打獵，這時候遇到老虎不上樹了，你扔石頭、我射箭、他投長矛，膽子大說不定衝上去咬一口或者踹一腳……你別笑，我在說事實。我們人類，就是這麼生活過來的，因為我們曾經很弱小，所以我們聚集在一起。現在我們還聚集在一起，就是完全的破壞行為了！好好的森林，沒了，變城市了，人在這個區域是安全的，但是既然安全了為甚麼還要群居呢？因為習慣群居了。我覺得人類現在有那麼多厲害的武器，就個體生活在自然界唄，住樹林，住山



谷，住得自然點兒就可以了，群居幹甚麼啊！為甚麼非要跟著那麼原始的慣性生活啊？就不能突破嗎？住野外挺好啊，也別吃甚麼大餐了，自己狩獵，天天吃野味，還高級呢！」

我：「那不是破壞得更嚴重嗎？大家都濫砍亂伐造房子，打野生動物吃……」

他：「誰說住房子了？」

我：「那住哪兒？樹上？」

他：「可以啊，山洞也行啊。」

我：「遇到野獸呢？」

他：「有武器啊，槍啊甚麼的。」

我：「槍哪兒來？子彈沒了怎麼辦？」

他：「城裡那些不放棄群居的人提供啊。」

我：「哦，不是所有人都撒到野外放養啊？」

他：「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偏激啊，誰說全部回歸自然了？這就是你剛才打斷我的後果。肯定有不願意這麼生活的人，不願意這麼生活的人就接著在城裡唄。因為那些願意的、自動改變習慣的人回到野外了，減輕了依舊選擇生活在城裡那些人的壓力了，所以，城裡那些人就應該為野外的人免費提供生存必需品，槍啊、保暖設備啊之類的。」

我：「所以就回到我們最初說的那點了？」

他：「對！就是這樣，在整個人類社會號召下，大家自覺開始選擇，想回歸的就回歸，不想要的就繼續在城市，多好啊。」

我：「那你選擇怎麼生活？」

他：「我先負責發起，等大家都響應了，我再決定我怎麼生活。我覺得我這個號召會有很多人響應的。」

我：「你覺得這樣有意思嗎？選擇的時候會有很多干擾因素的。」

他：「甚麼因素？地域？政治？那都是人類自己禍害自己的，所以我號召這個選擇，改變早就該扔掉的生存慣性。那太落後了！說不定我還能為人類進化做出貢獻呢！」

我：「做甚麼貢獻了？」

他：「再過幾十萬年，野外的人肯定跟城裡人不一樣了，進化或者退化了，這樣世界上的人類就變成兩種了，說不定還能雜交出第三種……」

他還在滔滔不絕。我關了錄音，疲憊地看著他亢奮地在那裡口若懸河地描繪那個雜交的未來。一般人很難一口氣說好幾個小時還保持興奮——顯然他不是一般人。記得在做前期調查的時候，他某位親友對他的評價還是很精準的：「我覺得他有邪教教主的潛質。」

我覺得她可能具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比普通人強烈得多的感覺，她看到的人類，直接映射為某種動物，但是我需要確定，因為這太離譜了。

飛禽走獸

她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案例。至今我都認為不能稱之為病例，因為她的情況特殊到我聞所未聞。也許是一種返祖現象，也許是一種進化現象，我不能確定到底是甚麼，甚至對這個案例成因（可能，我不確定）的更深入了解，也是在與她接觸後的兩年才進一步得到的。

從我推門、進來、坐下，到拿出錄音筆，把筆記本、筆擺好，抬頭看著她，她都一直饒有興趣地在觀察著我。

她是一個 19 歲，看上去很開朗很漂亮的女孩，透著率真、單純，直直的長髮披肩，嘴巴驚奇地半張著，充滿了好奇地看著我。容貌配合表情簡直可愛得一塌糊塗。

當我按下錄音鍵後發現她還在直勾勾地盯著我，我有點不好意思了。

我：「呃……你好。」

她愣了一下，回了一下神：「你好。」然後接著充滿興趣地盯著我仔細看。

我臉紅了：「你……我臉上有甚麼東西嗎？」

她似笑非笑地還是在看：「啊？甚麼？」

我：「我有甚麼沒整理好或者臉上黏了甚麼嗎？」

她似乎是定睛仔細看了下我才確定：「沒啊，你臉上甚麼都沒有。」

我：「那你的表情……還一直看著我是為甚麼？」

她笑出聲來了：「真有意思，我頭一次看蜘蛛說話哎！哈哈哈！」

我莫名其妙：「我是蜘蛛？」

她徹底回過神來了，依舊毫不掩飾自己的驚奇：「是啊。」

我：「你是說，我長得像蜘蛛嗎？」

她：「不，你就是。」

我愣了下，低頭翻看著有關她的說明和描述，沒看到寫她有癡呆症狀，只說她有臆想。

她：「不好意思啊，我沒惡意，只是我頭一回見到蜘蛛。說實話你剛進來我嚇了一跳，有點怕，但是等你關門的時候我覺得不可怕，很卡通，那麼多爪子安排得井井有條的，擺筆記本的時候超級可愛！哈哈哈哈哈！」看她笑不是病態的，是真的忍不住了。

我：「我在你看來是蜘蛛嗎？」

她：「嗯，但是沒貶義，也不是我成心這麼說的。其實我知道你們覺得我有病，可是我覺得我沒病。」她停了一下，壓住了下一

輪笑聲才繼續：「我也是幾年前才知道只有我這樣的，我一直以為大家都是這樣呢。」

我：「你是甚麼樣的？」

她：「我能把人看成動物。」

我：「每一個人？」

她：「嗯。」

我：「都是蜘蛛嗎？」

她：「不，不一樣。各種各樣的動物。」

我：「你能講一下都有甚麼動物嗎？」

她：「甚麼動物都有。大型動物也有，小型動物也有。昆蟲還真不多，蜘蛛我是第一次見，覺得好玩兒，所以剛才厚臉皮地傻笑了半天，你別介意啊。」

面對這麼漂亮可愛的女孩我怎麼會介意呢，要介意也是對別人介意嘛，比方說我們院的領導。

我：「不介意，但是我想聽你詳細地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的表情終於平靜了很多：「我知道你們都不能理解，覺得我可能有病，但是我不怕，大不了說自己看人不是動物就沒事了。我覺得你沒惡意，那就跟你說吧。我小的時候，從記事的時候就是這樣了。我看到的人，是雙重的，如果我模糊著去看，看到的人就是動物，除非我正式地看才是人。你知道甚麼是模糊地看吧？就是那種發呆似的看，眼前有點虛影的感覺……」

我：「模糊著看？甚麼意思？你指的是散瞳狀態吧？」

她：「散瞳？可能吧，我不熟悉你們那些說法，反正就是模糊著看就可以了。大概因為我從小就是這樣，所以沒覺得怎麼可怕，

但是惹了不少麻煩。我們小學有個老師，模糊著看是個翻鼻孔的大猩猩！哈哈哈哈哈，他上課撓後腦勺的時候太好笑了，他還老喜歡撓，哈哈！我就笑，老師就不高興。那時候小，也說不明白，同學問我為甚麼笑，我就說大猩猩撓後腦勺多好笑啊，結果同學都私下把那個老師叫大猩猩，後來老師知道了，找了我爸去學校，狠批了我一頓。回家的路上我跟爸爸說了，還學給他看，爸爸也笑得前仰後合的，不過後來跟我說不許給老師起外號，要尊敬老師……」

她連說帶比畫興奮地講了她在小學的好幾件事情，邊說邊笑，最後我不得不打斷她的自娛自樂：「你等一下啊，我想知道你看人有沒有不是其他動物的？就是人？」

她：「沒有，都是動物！哈哈哈哈哈！」

我：「你能告訴我你的父母都是甚麼動物嗎？」

她：「我媽是貓，她跟我爸鬧脾氣的時候後背毛都張起來，背著耳朵，可兇了；我爸是一種很大的魚，我不認識，我知道甚麼樣，海裡的那種，很大，大翅膀、大嘴，沒牙……不是真的沒牙啊，我爸有牙，我是說他動物的時候沒牙。很大，不對，也沒那麼大……反正好像是吃小魚還是浮游生物的一種魚，我在《動物世界》和水族館都見過。」

她的表情絕對不是病態的亢奮，是自然的那種興奮，很坦誠，坦誠到我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聽力有問題了。

我：「那你是甚麼動物呢？」

她：「我是鼯鼠啊！」

我：「鼯鼠？《鼯鼠的故事》裡面那隻？」

她：「不不不，是真的鼯鼠。眼睛很小，還總是眯著，一身黃

毛，短短的，鼻子濕漉漉的，粉的，前後爪都是粉粉的，指甲都快成鏟子了……這個是我最不喜歡的。」

我：「你照鏡子能看見？」

她：「嗯，直接看也可以。我自己看自己爪子就不能虛著看，因為我不喜歡，要是沒指甲只是小粉爪就好了……」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一臉的遺憾。

我攥著筆不知道該寫甚麼，只好接著問：「你有看人看不出是動物的時候嗎？比如某些時刻？」

她認真地想著：「嗯……沒有，還真沒有……對了！有！我看照片，看電影電視都沒，都是人，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我覺得有點費解，目前看她很正常，沒有任何病態表現，既不急躁也不偏執，性格開朗而絕對不是沒事瞎激動，但是她所說的卻匪夷所思。我決定從我自己入手。

我：「你看我是甚麼樣的蜘蛛？」

她：「我只見過你這種，等我看看啊。」說完她靠在椅背上開始「虛」著看我。

我觀察了一下，她的確是放鬆了眼肌在散瞳。

她：「你……身上有花紋，但是都是直直的線條，像畫上去的……你的爪子……不對，是腿可真長，不過沒有真的大蜘蛛那種毛……你像是塑膠的。」

我不知道該說甚麼了。

她：「嗯，你剛才低頭看手裡的紙的時候，我虛著看你是在織網……你眼睛真亮，大燈泡似的，還能反光，嘴裡沒大牙……是那種螞蚱似的兩大瓣……」

我覺得自己有點噁心就打斷了她：「好了，別看了，我覺得自己很嚇人了。」我低頭仔細看記錄上對她的簡述。

她：「你又在織網了！」

我抬起頭：「甚麼樣的網？」

她停止了「虛著」的狀態，回神仔細想著：「嗯……是先不知道從哪兒拉出一根線，然後纏在前腿上，又拉出一根線，也纏在前腿上，很整齊地排著……」

我：「很快嗎？」

她：「不，時快時慢。」

我猛然間意識到，那是我低頭在整理自己的思路。

我：「你再虛著看一下，如果我織網就說出來。」

我猜她看到我的織網行為就是我在思考的過程……

她：「又在織了！」

我並沒看資料或者寫甚麼，只是自己在想。

我：「我大概知道你是甚麼情況了，你有沒有看見過很奇怪的動物？」

她：「沒有，都是我知道的，不過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奇怪的……還真沒有。」

我覺得她可能具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比普通人強烈得多的感覺，她看到的人類，直接映射為某種動物，但是我需要確定，因為這太離譜了。

後面花了幾週的時間，我先查了一些動物習性，又了解了她的父母，跟我想的有些出入，但是總體來說差得不算太遠。

她的「貓」媽媽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為人精細，但是外表給人漫不經心的感覺；她的「魚」爸爸是蝠鱮（魔鬼魚），平時慢條斯理的，但是心理年齡相對年輕，對甚麼都好奇。關於「鼯鼠」的她，的確比較形象。看著開朗，其實是那種膽小怕事的女孩，偷偷摸摸淘個氣搗個亂還行，大事絕對沒她。出於好奇，讓她見了幾個我的同事，她說的每一種動物的確都符合同事的性格特點，這讓我很吃驚。

想著她的世界都是滿街的老虎喜鵲狗熊兔子章魚，我覺得多少有點羨慕。

最後我沒辦法定義她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疾病，也不可能有一——完全拜她開朗的性格所賜。不過我告訴她不要對誰都說這件事，可能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但是我沒告訴她我很嚮往她驚人的天賦。

大約兩年後一個學醫的朋友告訴我一個生物器官：犁鼻器（費爾蒙嗅器，vomeronasal organ），很多動物身上都有這個器官。那是一個特殊的感知器官，動物可以通過犁鼻器收集飄散在空氣中的殘留化學物質，從而判斷對方性別、是否有威脅，甚至可以用來追蹤獵物、預知地震。這就是人們常說很多動物擁有的「第六感」。人類雖然還存在這個器官，但已經高度退化。我當時立刻想到了她的自我描述：鼯鼠——嗅覺遠遠強於視覺。也許她的犁鼻器特別發達吧？當然那是我瞎猜的。不過，說句有點不負責任的感慨：有時候眼睛看到的，還真不一定就是真實的。

「聚在一起，就是生命！人是，螞蟻組成的鬆散生命是，石頭也一樣，沙子和土聚在一起，就會有思維，就是生命！」

生命的盡頭

有那麼一個精神病人，整天甚麼也不幹，就穿一身黑雨衣，舉著一把花雨傘蹲在院子裡潮濕黑暗的角落，就那麼蹲著，一天一天地不動。架走他他也不掙扎，不過一旦有機會還穿著那身行頭打著花雨傘原位蹲回去，那是相當的執著。很多精神病醫師和專家都來看過，折騰幾天連句回答都沒有。於是大家都放棄了，說那個精神病人沒救了。有天一個心理學專家去了，他不問甚麼，只是穿的和病人一樣，也打了一把花雨傘跟他蹲在一起，每天都是。就這樣過了一個禮拜，終於有一天，那個病人主動開口了，他悄悄地往心理專家那裡湊了湊，低聲問：「你也是蘑菇？」

這是很早以前聽過的一個笑話。好笑嗎？

我已經不覺得好笑了。

類似的事情我也做過，當然，我不是甚麼心理專家，也沒把握能



新版後記：人生若只如初見

跋，動詞。形容把足腿部向上提拉出來。中國古代，文章的后記、後續也會被稱之為「跋」。這個形容非常貼切。

你現在看到的這篇，就是跋。

記得第一次真正面對精神病人的時候，我本以為作為一個正常人我可以輕鬆地和他們溝通，但是我錯了。因為看到對方眼神的瞬間，我不知所措——從醫生朋友那裡聽來的有關精神病人的一切似乎和眼前這個人對不上號。他的目光中沒有靈性，沒有智慧，沒有甚麼啟示般的閃爍，只有呆滯和困頓。我愣了好久都不知道該怎麼開始，他就跟當我不存在一樣繼續呆呆地坐在那裡。接下來我開始試探性地問了一些甚麼（具體問的是甚麼我也想不起來了，總之很混亂），對此他沒有一丁點兒反饋，始終保持著獨處的狀態和呆滯的眼神，沒說過一個字，沒有一點表情。那次我失敗了，啥也沒問到還緊張到自己一身汗。

之後我沒再纏著當醫生的朋友幫我找精神病人。

大約過了兩三個月，朋友問我是不是還要見精神病人，我猶豫了幾秒鐘答應了。不過這次見面之前，我做了點準備。

頭一天晚上，我蜷著腿坐在床邊的小地毯上發了會兒呆，因為我想靜下來釐清自己的思路，把腦子裡混亂的東西澄清。經過很長的一陣胡思亂想後，問題慢慢浮現出來：我為甚麼想要接觸他們。經過了更為混亂的一堆自問自答後，我知道我要甚麼了。

第二天下午，我見到他。

我說：「你好。」

在那個瞬間，我並沒意識到這句普通的問候，成了今後我面對所有精神病人（以及那些有奇異想法並且去實施了的「怪人」）時標誌性的開場白，更沒想到的是我居然把這種「愛好」持續了四年多。

四年後的某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發呆，就如同最初我打算釐清自己的思緒一樣。等到起床的時候，我決定結束這個「愛好」。

為甚麼？

不知道，就是一種純粹的感覺。

從那之後我再也沒延續那個「愛好」。

結束了嗎？

並沒有。

又過了四年多，就是在前言裡提過的那個日期：2009年的8月17日凌晨兩點多，我敲出了第一個字。

後來我面對了一輪又一輪的採訪、一撥又一撥的演講邀

請，一次又一次的影視公司尋求購買或者合作建議；這期間我還參與編譯了《夢的解析》，出版了《催眠師手記》等，另外又構架了一個巨大的、全新的世界，並且為此已經寫下了將近二十萬字。

一切都來得剛剛好。

一直到現在。

前不久有讀者問我：《天才在左 瘋子在右》還會有第二部嗎？

我告訴她天才瘋子不會有續集，就這一部。

她又問：真的結束了嗎？

結束？不，還早著呢。還有更多更多的世界，更多更多有趣的東西等著我呢。這本書的最開始我就說過了，還記得嗎？一切並沒有結束，一切才剛剛開始。

我知道我要的是甚麼。

我希望我的探尋永不停息。

跋，動詞。形容把足腿部向上提拉出來。中國古代，文章的後記、後續也會被稱之為「跋」。這個形容非常貼切，因為，跋，是為了邁步向前。

2015 年秋，北京



第一版後記：人生若只如初見

當初這本書網絡版截稿的時候，有人問我，為甚麼單獨截取這一句，有沒有甚麼含義？

有。

在十四五歲大的時候，第一次讀到這句詞，我認定這是個女人寫的。再看作者名字——納蘭容若。「哦，女的。」半年後才發現他不是女人，而是個清初的官員。

從那時候起接下來幾年，我基本都沉浸在唐詩的意境、宋詞的灑脫、元曲的精巧別致中。等到看多了自然想了解那些詩詞作者，了解作者後，開始感興趣那些時代背景。接下來一發而不可收拾。從人文延伸到經濟，從經濟延伸到社會結構，從社會結構延伸到政治，從政治延伸到宗教，從宗教延伸到哲學，從哲學延伸到心理學，從心理學延伸到醫學……後來我發現很多東西（學科）到了一定程度，都是環環相扣的。這讓當時的我（20多歲）很驚奇，然後又開始了一輪更瘋狂的掃蕩式閱讀，經常有時候甚至沒時間消化，只是記住了而已。不過也就是那會兒養成了一個習慣：忽略掉文字本身，看後面的那些被深藏起來的。

後來就開始失眠＋生物鐘紊亂。有半年時間吧，每兩天睡

一次，一次大約睡十二個小時左右。失眠還不是似睡非睡神經衰弱的失眠，是特別精神那種。因為自己也覺得很不正常，所以有時候刻意去找一些很晦澀的書來看，認為那應該會對催眠有奇效。記得有次在朋友家看到一堆有關物理和量子力學入門的書籍（朋友的父親是從事這個的），於是便借來看。沒看暈，看震驚了。跟著就帶著諸多疑問四處去蹭課聽。沒多久我發現出問題了，很大的問題。因為就物理來說，看得越多，質疑越多，我開始越發質疑這一切到底是怎樣的——未解太多了，甚至包括那些已經應用的原理，其實核心依據仍是未解狀態。也就是那時候，為了給自己一個哪怕貌似明白的答案，開始把注意力轉到非線性動力學、平面空間等等上。但適得其反，質疑開始成倍地增長。

我茫然了。

然後，又開始和精神病人有了接觸，再然後，發現了一個很好玩的事：很多精神病人都能夠快速地找到某種解釋作為答案。不管是鬼狐仙怪也好，物理生物也罷，他們總是很堅定地就確認了。但我更加迷茫了，甚至擔心我是不是有問題了？

這種恐慌狀態一直纏繞著我，直到某一天，我重新看到這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見。然後，我想我看懂了。

這就是我截取了這一句的原因。

我一直認為，能認真地去思考，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不是嗎？也許你會問：產生思想有意思嗎？能賺錢嗎？這

點我想我可以給你個肯定的回答：有意思，能賺錢（笑）。

道理其實不複雜，想想看，道家說變通，佛家說自然，心學說知行合一，其實這些表達都是一個意思：應用。假如你有興趣查一下的話就會發現，所有很厲害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並且完整、嚴謹。你知道嗎，那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出來的，那是經過多次嚴密思考和無數次推翻重建才形成的。不過這還不算完，厲害的人之所以很少，空想家之所以很多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應用。如果不會應用，就好比一個人拿到了鑰匙，卻不會使用。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當然了，也有不想去使用的人，那些人對現實已經到了無視的境界。對於那種人，我會按照我的方式分類——仙。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未知。

對於此未知，我不推薦輕易地用已知去否定未知，或者沒通過真正深入的思考就去否定。照搬和粗魯是很糟糕的事情。面對未知沒必要害怕，而是要學會尊重未知的存在。其實，那也是對自己存在的尊重。給自己一個嘗試著去了解、辨析的機會，也就才有思考和探索的可能。

對嗎？

那麼，這本書就到這裡結束了，但是我希望屬於你的那些思考會一直持續——假如我這本書真的能給你帶來思考的話。

謝謝你能看完，並且讀到這一句，我都記在心裡了。

「人生若只如初見。」